

# 報告1 隋唐☒安城最新考古☒掘及其意☒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4-06-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 建☒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79">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79</a>

# 報告 1 隋唐长安城最新考古发掘及其意义

韩 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元 581 年，北周出身的隋文帝统一中国，建立隋政权，开皇二年（582 年）营建新都——大兴城，唐朝沿用隋都大兴城，直接继承大兴城的城郭结构，将其改名为长安城，更改宫殿、城门、街道、市、坊的名称，以宣示其正统性。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改建而成，一般合称隋唐长安城。

## 一、隋唐长安城概况

隋唐长安城，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最后阶段的集大成者，其既是新王朝从规划、测量至建造的新城——隋大兴城，又是唐王朝继承隋旧城——大兴城，经过局部改造而成的唐长安城：这座城被赋予宇宙之都，达到天人合一，以规整堪称的代表性都城楷模。隋唐长安城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采取东西完全对称的结构。朱雀大街（中轴线）北起隋大兴宫（唐太极宫）广阳门（唐承天门），中经皇城朱雀门，南止郭城明德门，向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的石砭峪，据学者研究这条轴线对应着天上的子午线，将自然地理特征的标志物引入城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隋唐长安城恢弘壮丽的基础城市格局形态。

隋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是皇帝、后妃，以及皇太子生活的地方。皇城位于宫城的正南，这是新创设的，是大唐帝国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以及供奉祖先的太庙，祭祀土神谷神的太社。外郭城由南北向 11 条大街，东西向 14 条大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长安最中央的朱雀大街，其宽度达到了 155 米。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外郭城分隔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市场。

## 二、隋唐长安城的最新考古发掘

现代西安的城市格局，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发展格局痕迹的综合体，是城市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属于考古学上所说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所谓“古今重叠型”城市，是相对荒野型城址而言的，是城市考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根据城址的保存状况，针对那些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考古特征的总括。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唐宋及以后的地方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对解决现代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具有指导意义，也是解决像唐宋以后沿用至今的城市形制沿革的重要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必须遵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原则，从平面把握布局，从剖面解决沿革。宿白先生曾指出“这类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近几十年

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辨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是指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街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内容，徐苹芳曾概括：“城市考古学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凡是这个城市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都在城市考古的范围之内。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把这个城市的范围、道路和一些大建置（如宫苑、衙署、寺观、仓库、宅第、府舍）的所在及其形制，特别是城市布局和规划的情况搞清楚。要有一张以今日该地实测图为底图的遗迹实测图。我们作几十年的工作，几乎其成果全部要表现在这张图上”。日本学者足立喜六 1906-1910 年调查了唐长安城的郭城、皇城、宫城、里坊，并绘了实测图，并敏锐地指出“要研究长安城，就应当搜集长安城的古代文献，并对长安城进行实地踏测，做到两种方法并用，除此别无良策”，这是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的肇始。1956 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为应对西安市城市基本建设大扩展形势的需要，为保护和抢救隋唐长安城遗址、获取基本田野资料，组成考古工作组，率先于 1957 年对唐长安城遗址开展田野考古调查活动。经过五个月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及时发布了隋唐长安城考古的第一张实测图，为隋唐长安城考古奠定了基础。

从 1957 年至今，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 60 多年，以大明宫和隋唐长安城其他区域为中心开展考古工作，多家考古机构参与，以学术性主动发掘与配合基建发掘相配合，大明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西安唐城队）独立承担，开展以主动性考古为主的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至 2010 年建成第一批国家遗址公园并向外开放。隋唐长安城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多家单位参与。其中 1957 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面介入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以主动性学术考古为工作目标。1958 年兴庆宫遗址西南隅发掘，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 17 处遗址，揭开兴庆宫的面纱。1959-1962 年，全面开展隋唐城的科学考古勘探，复查和修正陕西文管会的考古资料。绘制出隋唐长安城考古实测图。并发掘了西市遗址。宏观把握了隋唐长安城的整体布局。1972-1973，发掘明德门遗址；1973、1979-1980 两次发掘青龙寺遗址。西安市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等单位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70 年代醴泉寺遗址发现佛像；兴化坊的钻探。1996 年隋唐长安城才被公布为第四批国保单位；2014 年大明宫、慈恩寺塔、荐福寺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连年不断，大规模的发掘增多，主要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激增；考古工作与遗址保护及展示利用密切结合；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应用（空中摄影、全站仪使用）；多学科合作发掘得以开展；研究范围和领域扩大，开始注重城市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公众考古活动和媒体报道日益普遍；西市、圜丘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同时基建考古也带来很多问题。

现今时代，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为主，所以考古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如何走出困局，迎来隋唐长安城考古的新时代？

就隋唐长安城遗址本身，在发掘与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表现在：1、隋唐长安城持续 322 年，考古发掘中遗迹也有早晚叠压，但却一直没有分期，均以隋唐称之，如何在城市考古中进行遗迹的分期。这种迹象在青龙寺发掘中微光一闪，青龙寺遗迹分早晚两期，认为早期是隋灵感寺，晚期是青龙寺。遗憾这种探索没有继续下来。

2、长安城宫城三大内，东内兴庆宫、北内大明宫都有过考古工作。而唯独西内太极宫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个空白，是个遗憾。

3、考古报告整理滞后现象，在多家单位都存在；到目前，没有隋唐长安城的综合性考古报告问世。

4、遗址公园建成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始于 1957 年，马得志先生在 1963 年发表的《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中就曾对隋唐长安城的工作方向与思路进行总结：

“由于城址的范围广，发掘工作做的不多，还有不少问题尚待今后继续工作来解决。郭城基的厚薄不一，是否为唐代重建所致，以及外廓城是否有城壕等，都需要勘察与发掘。长安城的渠道也尚未全面勘察，如清明渠、永安渠、龙首渠以及金光门附近入城的漕渠等，均等全面勘察后方可知。关于长安城今后的工作……应选择一二个保存较好的坊进行比较全面的发掘，以便对当时的坊制、居民住宅和寺庙的建筑有所了解。对于具有代表长安城建筑的“城门”，在适当的时候也应发掘一处，如南城的明德门即是发掘的好对象。总之，由于长安城的范围广，工作头绪多，今后还要长期进行方能完成这一任务。

2018 至今，针对基建考古的问题，国家“先考古后出让”政策落地，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迎来转机。好多配合基建项目转变成为主动性、带学术课题的考古发掘，课题意识与学术目的更明确。陕西省考古院、西安市文物考古院、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定四家联合框架协议，并对唐长安城皇城内的太庙遗址进行发掘。

西安市考古院的城市考古一张图，促进城市考古良性有序进行，发掘唐长安城夹城、十六王宅、安仁坊片区的第七、八、九横街，以及朱雀大街的五桥遗址、安仁坊东北隅的住宅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东市遗址发掘，从 2019-2022 年，还要继续进行，配合大遗址保护进行明德门、安化门的发掘。

### **外郭城城墙、城壕与顺城道路**

2016 年在桃园北路东侧、丰禾路北侧的一处院内调查时发现外郭城北墙和城壕遗迹。外郭城北墙基南北宽 8.5—9 米，残厚 0.8—1.5 米。系夯土板筑而成，坚硬结实。夯层厚度 8—9 厘米，较均匀平整，夯窝清晰。外郭城以北 17—18 米处发现有与城墙平行的东西走向壕沟一条。壕沟底部呈锅底状，宽 7.5—8 米，距唐代地面深 4—4.3 米。沟内为淤泥，沟边上发现大量蚌壳。城墙遗址以南发现了破坏严重的顺城道路，路土呈红褐色和灰黑色，鱼鳞片状结构，土质坚硬，有明显的东西向车辙。路土整体宽 16 米，在其南侧还发

现了一条深约 3.5 米的路沟。

### 夹城与十王宅

2017 至 2021 年，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及十王宅遗址的考古发掘完成了夹城部分。2022 年，在往年对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发掘的基础上，清理了夹城以西至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区域，发现的遗迹包括十王宅的东坊墙、夹城墙与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唐代道路、十王宅北坊墙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王宅东、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及外郭城北城墙。通过发掘可知，夹城墙与十王宅东坊墙之间的道路和十王宅北坊墙与北城墙之间的广场是连续不断的唐代活动地面，在夹城修筑后使用的。十王宅东、北坊墙外均发现排水沟，叠压于该地面之下，可见排水沟早于该地面。

此次发现确定了长安城遗址东北角的具体位置。外郭城北墙与夹城墙的相接情况，确定了不同遗存的具体尺寸与空间格局，以及夹城修建前后此处遗存与空间的变迁。确定了文献记载的十王宅的东北角坊墙的位置，是了解长安城东北角空间格局的重要材料。

### 朱雀大街的五桥遗址

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郭城内第七横街及其南侧的东西向水渠。考古实测朱雀大街宽 130 米，两侧有水沟。发掘了东侧水沟，水沟穿郭城内第七横街处发现成排的木柱遗迹，南北向并列，推断为栈桥基础。水沟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郭城内第七横街，位于安仁坊北侧，与朱雀大街呈十字交通，仅发掘其南侧部分路上有较为密集的车辙痕迹。东西向水渠位于第七横街南侧，与第七横街同向。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东西长度超过 1000 米。水渠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根据遗迹现象、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水渠开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时期。该渠横穿朱雀门大街处发现 5 座桥基，等距离排列，居中桥基最宽，两侧 4 处桥基略窄。桥基由砖砌护岸和桥柱石础组成。砖砌护岸和础石均从渠底的生土二层台上起建。护岸叠涩砌砖，每组护岸砌砖的东西两端均向外呈八字，护岸南北对称。桥柱础石铺设在生土渠壁与砖砌护岸间的生土二层台上。居中桥基完整的应该是 5 块础石，北侧尚存 3 块。两侧的桥基完整的发现 4 块础石。桥基有晚期整修痕迹。

安仁坊是著名的荐福寺塔院所在，遗址内 发掘出唐安仁坊西北角坊墙遗存。墙基经局部 发掘，保存较好，夯筑而成，宽 5—6 米，残存 高度约 0.6 米以上。西墙外侧有明清时期补筑的 墙基，土色花朵，带有少量砖瓦残片及陶瓷碎渣， 夯层明显。

### 东市考古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最为繁华的商业活动场所和国家经济活动中心，也是 7~9 世纪最大的国际经

济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更是闻名于世“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就开始对东市、西市在内的唐长安城进行系统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东、西二市的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市场范围、坊墙、坊门、街道、水系、十字街、店肆、作坊以及市署等。考古资料是东市和西市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证，也是当时人类活动最客观、最直接的体现。随着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入，使得我们对于长安东、西市历史面貌的认识日渐明晰。

2015 年，西安唐城队在配合基本建设中又对东市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发掘的位置在兴庆宫西南角以南约 300 米的地方，即在东市遗址的中部偏东处。勘探确认了东市九宫格局及两纵两横 4 条主干道，发掘出了 3 条唐代道路、店肆及作坊遗迹等遗迹，并出土砖瓦、陶器、三彩器、玉器、骨器、铜器、玻璃器、宝石戒面、开元通宝以及写有“家酒店”字样的瓷壶底片等唐代遗物 450 件。从此开始，开启了唐长安东市遗址考古研究的大幕。自 2015 年至现在，西安唐城队对东市区域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与发掘。以了解东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与沿革为主要学术目标，以东市内部的道路、店铺等遗迹的格局为主要发掘对象，以确定东市的布局。

最重要的发现是确定了东市东北隅的放生池位置，水池近乎椭圆形，东西径 180 余米，南北径 160 米。池的周岸都夯筑过，岸宽约 3 米。池底近岸处深 3 米许，向内渐深，至池底中部深达 6 米多。并在放生池的东南 80 米处，发现另一个椭圆形水池遗址，最大径为 70 米。两池之间有宽 6 米渠道相连，近大池的一端略窄浅，至小池处渐深，可见小池之水由大池中引来。在放生池的东北角探得有入水渠道一处，渠道宽 6 米许，渠道的入口处两壁及底部均有砌砖，该渠道由放生池始斜向东北长 230 米，折向北行，方向与兴庆宫的龙池西南部相对。由此而论，放生池之水当由兴庆宫龙池中引来，而非由龙首渠经道坊引来之说。

另外在此区域发现了佛像窖藏 1 处、陶窑 1 座、井 11 眼、灰坑 56 个。其中最为重要的佛像窖藏坑。佛像窖藏坑（2022TCDST25SEH3），平面呈五边形，四壁较直，深 1.6 米，该坑东壁，距唐代地面深 米，向东开有一圆角方形小龕。H3 内发现一具彩绘泥塑的天王像，头朝西，面向北，脚向东。东西长 1.2 米，盘腿坐姿，彩塑衣领色彩鲜艳。

小龕有门与 H3 相连，门为佛像的背屏样式。以板瓦层垒封门。小龕平面圆角方形，边长 1.2 米左右。其内以泥塑、陶质、石质佛像、佛塔等为主。

从清理的情况来看，佛像大小不等，质地不同。除过小佛像外，还有脸部贴金、高约 1.5 米左右的大佛像，大部分佛像没有佛头，从此迹象来看，可能与毁佛有关。目前该佛像窖藏坑出土遗物 688 件，主要为陶质小佛塔，还有善业泥佛。另外还出土彩绘天王俑、人物俑等。这是首次在唐长安城内发现的彩绘佛像，从善业泥佛看应该是武则天到玄宗时期。我们暂称其为“佛像窖藏坑”，位于东市内放生池南岸的南北向道路



边上，坑的时代为晚唐时期。窖藏坑内出土遗物达 688 件，仍是冰山一角。以佛像、佛塔为主，有泥塑彩绘、有贴金、还有陶质、石质佛像。另外还有天王俑、善业佛版，三彩等。关于其性质，我们倾向为与佛堂有关。位于放生池南岸。文献记载唐长安东市有放生池，旁亦有佛堂。《东城老父传》载：僧运平居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

### 安化门遗址

安化门是隋唐长安城郭城南墙偏西之门，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南二路与东仪路交叉口以西。此次主要发掘了安化门门址、郭城南墙、顺城街、早期水渠等遗迹，确认了安化门一门三道的结构及基槽营建方式。安化门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门址西半部已破坏殆尽，仅余东墩台、东隔墙、东门道的基槽部分。东墩台基槽东西宽约 7.3 米，南北长约 13.3 米。在其南侧与东南侧发现有版筑痕迹，在西侧中部残存排叉柱础坑四个，显然排叉柱础石顶部位置就是当时的地面所在。东隔墙基槽南北长约 13 米，宽约 3.9 米。东墩台与东隔墙基槽相距约 4.5 米，此处即为东门道，唐代地面已不存，仅存路下垫土。隔墙与墩台的基槽均打破门道基槽，三者非一体夯筑。通过对东墩台基槽的南北向解剖，可知门址营建前此处地势北高南低，基槽北部直接坐在生土上，南部坐在废弃的早期水渠上，故此处基槽较之整体深了 0.44 米。基槽底部夯层中铺有大量碎瓦片，多件瓦片上有“官……”“工匠……”字样的印戳。在墩台基槽南侧与东南侧发现补筑夯土，均围绕在版筑痕周围，质量不如墩台夯土。版筑痕的存在可知在夯筑时其南侧应该是开阔的，为使墩台坚固，在基槽外又补筑夯土，不仅可填平废弃水渠同时起到加固基槽的作用。

在门址东、西侧各发掘了一段郭城南墙，仅存基槽夯土。西侧城墙基槽宽约 5 米，揭露长度 28 米。东侧城墙基槽宽约 3.7 米，揭露长度 7 米。经解剖可知基槽由南北两块夯土分筑而成。在城墙夯土北侧均发现路土，路面有多条东西向车辙，应为顺城街。

早期水渠位于安化门遗址南侧，东西向，局部被东墩台叠压，系早于安化门遗址的水渠。已发掘长度 41 米，宽 4.7~5.2 米，水渠北壁紧贴隔墙南沿，南北两壁较直。水渠在东隔墙以东，南北两壁外扩形成喇叭状。在喇叭口东侧的解剖沟内，于水渠底部的生土面上发现南北向三列近长方形坑，由东向西，每列坑的数量分别为 6、4、6。坑内填土疏松纯净，坑洞四壁有明显水浸痕，小坑东西未到边，具体形制不明。

在水渠喇叭状口西侧发现水利设施——拦水堰，俗称翻水坝。翻水坝东西长 6.5 米，宽 4.7 米，分早晚两期，早期以生土为坝，晚期以清淤的淤泥为坝。晚期坝上发现明显翻坝所形成的水流堆积。在翻水坝西侧发现桥梁遗迹，包括桥桩柱洞和木地袱痕迹。其搭建方式是南北两岸各立三个桥桩，桥桩之间铺设三条木地袱，木地袱上再立小桥桩。桥复原南北宽 4.8 米，东西长 3.7 米。水渠内出土有五铢钱和汉唐时期的残瓦。此处地势东高西低可知水由东向西流，东侧的翻水坝可减缓水的流速，以免冲毁下流的桥梁。

清明渠为隋唐长安城西部及皇城、宫城的供水渠道。1958 年调查确定其在安化门遗址紧西（今北山门口

村东 200 米处)入城,但对水渠入城的具体位置一直无法确定。本次考古在门址以西的城墙处发现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水渠,推测可能就是清明渠。经过解剖,此渠内出土螺壳,水相沉积明显,但其早于郭城南墙,应该与清明渠无关。文献记载清明渠开于隋开皇二年,是隋大兴城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其与现今发现的东西水渠如何相交,这是提出的新问题。

### 大白杨粮仓遗址(唐代太仓)

2012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中段北侧抢救发掘了一处粮仓遗址,该遗址位于唐长安城外西北部,遗址北部紧邻唐代梨园遗址,应在唐代禁苑之内。已发掘 4 座粮仓,还在周围探出 6 座粮仓。根据粮仓的分布规律推算,至少应有 3 排 24 座,大部分被现代道路和建筑硬面占压而无法钻探。以往在修建大白杨小学、未央宫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及北二环路时都曾发现粮仓遗存,它们距离这次发掘地点不远,可以连成一片,据此推测这里曾有一座规模巨大的仓城。仓城位于当时的皇家禁苑之内,南距唐代太极宫墙直线距离约 1460 米,东南距玄武门约 3000 米,其性质应为国家大型粮库,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太仓遗址。太仓的发现,对于以往唐长安城太仓的位置提出质疑,对仓储相关的漕运水路及对经济运行、城市供给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三、认识与思考

古代城市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城市研究,一方面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古地图复原城市结构与布局,也可以描述历史城市场景,分析历史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考古,为城址复原提供准确定位,同时通过准确测量,复原城市空间布局。

基于 arcGIS 原理的城市考古一张图,对于古代城市复原中具独特优势:(1)能够方便地在进行距离的精确测量;(2)允许随时添加新的证据,动态更新数据库,自动完成地图的重绘;(3)采用分层的方式管理空间数据,灵活地解决了复原中多种学说的管理和表达问题;(4)以位置为联系,GIS 实现了复原城市结构与相关研究材料的统一管理;(5)GIS 能基于属性数据,方便地制作专题图,为历史学家研究城市结构演变规律、保护古城遗迹、合理规划古城建设提供了新的手段;(6)扩展了 3D 显示、漫游和历史演变过程的模拟。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特点,有学者形容为拼七巧板,由点到线,由线形成框架。点状发掘位置的积累,多点确定线的位置,由线形成框架,加上现代科技手段的准确测量,形成考古实测一张图,这是在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引导下可以实现并大力推行的一种城市复原手段。

最新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关于框架方面的成果,最突出的是郭城东西向横街位置的确定,目前可确定的有第七、八、九、十横街,包括横街的宽度、两侧的路沟、路土的厚度,以及横街与坊墙的空间位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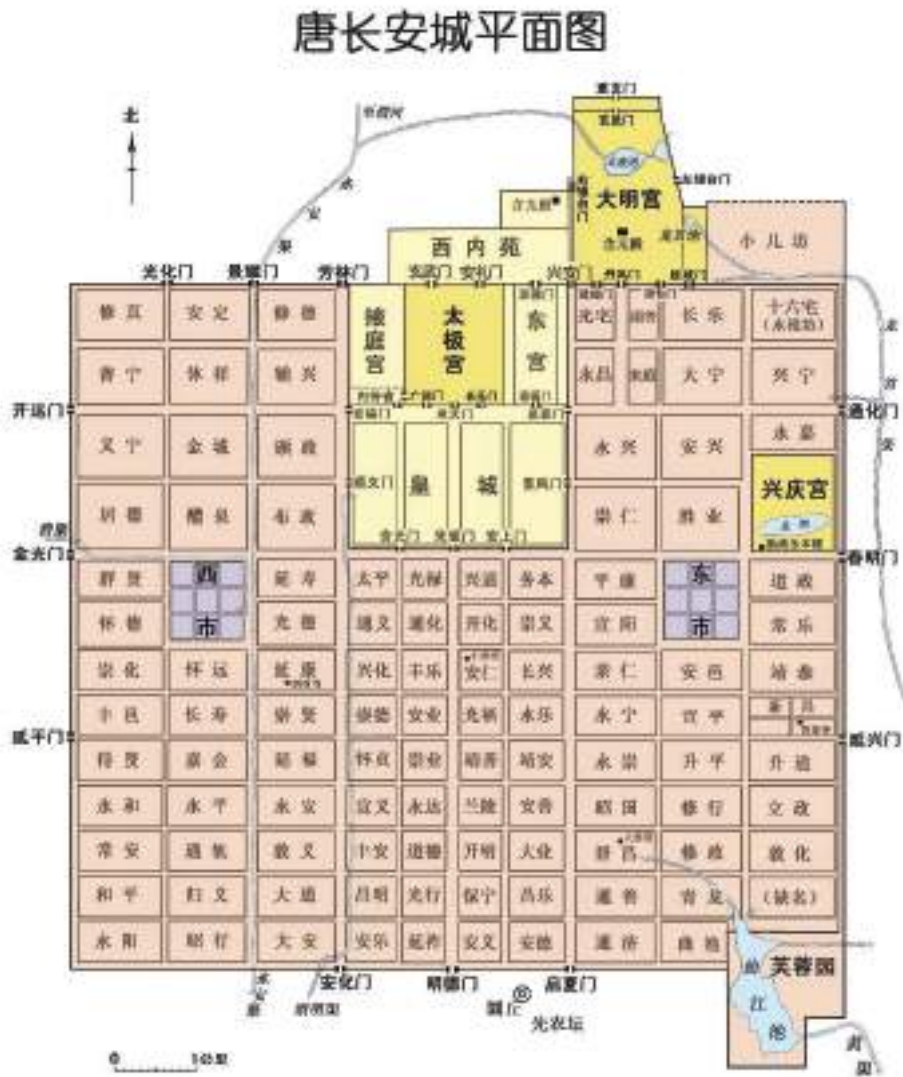
甚至包括路土的历时性都有认识。将这些考古成果通过测量形成实测图，对于复原隋唐长安城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特别是第七横街与朱雀大街相交位置的确定，以及道路、两侧路沟宽度及深度的确定，深化了对长安城中道路交通的认识。朱雀大街的五桥遗址，弥补文献之阙，刷新对隋唐长安城水系及交通结构的认识。从都城规划方面来讲，五桥与郭城明德门的五个门洞相对，对于都城轴线确定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五桥所在的东水渠与朱雀路两侧南北水渠的交汇，如何形成水路，是个重要的问题。

安化门遗址，确定了一门三道的结构，对于门址墩台规模及门洞大小，以及门址的营建次序与工艺。重要的是该门址发掘确定的早晚两期遗迹，早期遗迹为叠压于墩台下部的东西向水渠，根据出土文物判断该渠址应该为隋大兴城始建时期的水渠，在渠上发现桥梁、翻水坝等水利设施，与该水渠同时期并未发现城墙与门址，故推断隋大兴城始建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而是以该水渠作为界限。发现的桥梁与安化门遗址的门道并不相对，考虑此时期郭外可能只是一个标志，应该与桥梁相对。同时根据门址墩台解剖发现的带戳印的瓦件，可推知城门建于永徽五年。门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才进行修建，所以在墩台基础可见板筑的木板痕。另外该水渠的发现，与安化门西侧入城的清明渠会相交，这种水渠的相交如何处理，是考验古人智慧的，所以清明渠的发掘也是学术目标之一，但可惜未能找到清明渠入城处。期待通过考古发掘解决清明渠入城位置，以纠正各种复原，也成了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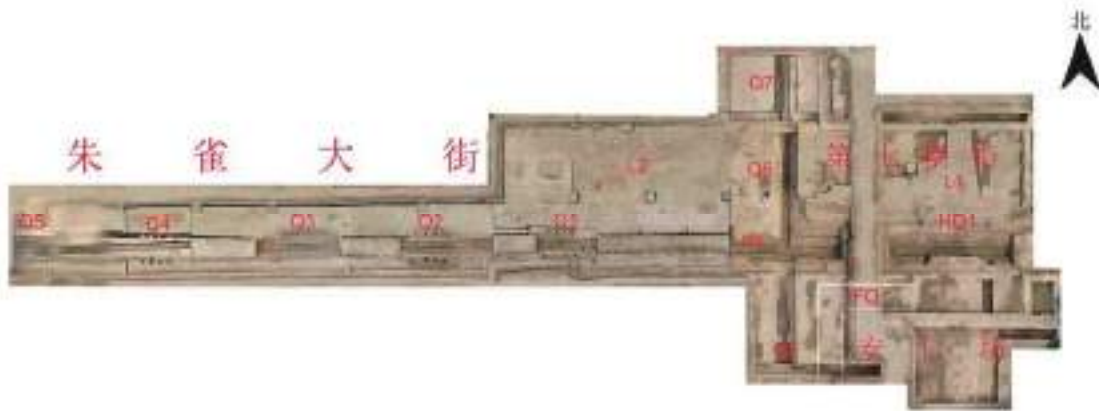
东市遗址的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确定了放生池的位置与形状，并对其水源有新的认识，水源来自兴庆宫的龙池，而不是直接来自龙首渠，这个认识对于唐长安城水系是重要的。放生池南侧发现的佛像窖藏，可能与佛堂相关，这是窖藏可能与武宗灭佛相关，出土佛像种类丰富，材质有泥、陶、石等，有塔、塑像、善业泥佛、瓦当等。

大白杨粮遗址的发掘，只是冰山一角，对于粮仓的范围、粮仓数量和布局仍待探索，但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可确认该仓储遗址即是唐代太仓所在地。该仓储遗址占据了龙首原高地，处在唐代禁苑内，又靠近漕渠，不但交通便利，也有利于粮食储存，也有安全保障。原来标注在太极宫内的所谓太仓应为太仓官署，这是新的认识。

长安城，自北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刊刻《长安图》以来，历代各类复原图层出不穷，有学者称之为“图里寻城”。1956年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隋唐长安城考古实测图的出炉，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此时期开始，隋唐长安城图的复原，是以考古实测图为基础来展开，考古工作的开展直接推动了隋唐长安城复原研究的深入，而复原研究也加深了隋唐长安城布局、规划的认识。随着“先考古后出让”政策的出台，带有学术目标有意识地探索隋唐长安城成为可能，隋唐长安城迎来考古的新时代，长安城考古一张图为最新的考古发掘呈现提供平台，为隋唐长安城各类点状与线性遗址的准确定位提供坐标，精细化的发掘细化了隋唐长安城布局与动态发展。期待将来，隋唐长安城精准的实测图，为长安城的复原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圖一 隋唐長安城圖



圖二 朱雀大街五橋及安仁坊西北隅



图三 东市佛像窖藏坑的小龕全景



图四 东市佛像窖藏坑的小龕佛像出土状况





圖五 出土佛像



圖六 泥佛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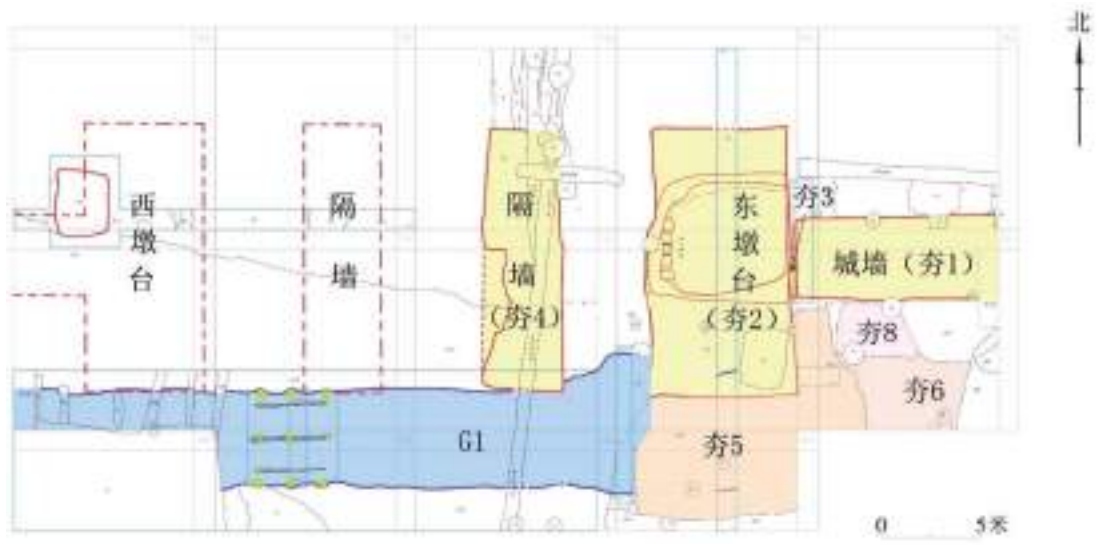
圖七 陶天王俑



图八 泥佛塔



图九 善业泥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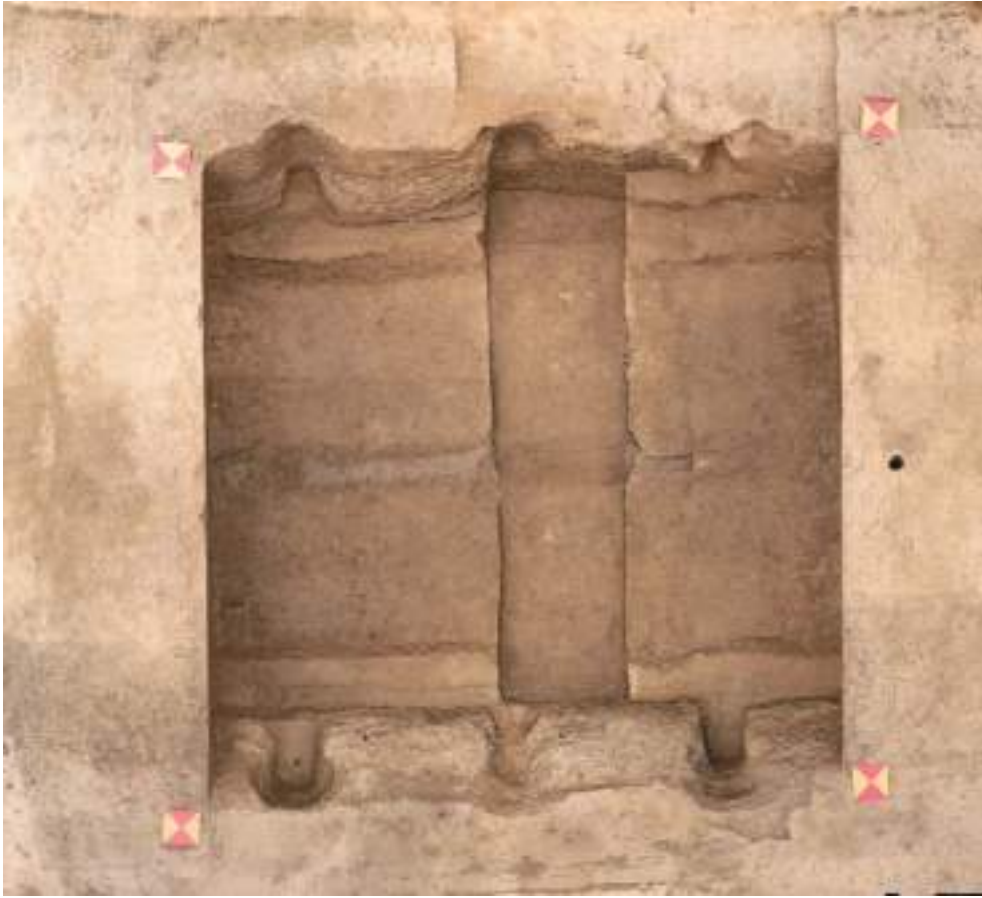


圖一〇 安化門與早期水渠平面圖



圖一一 攔水壩及水渠





图一二 桥梁遗迹



图一三 安化门发掘全景